



## “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”主题作品征集选载

# 追光的岁月

中国城市发展联盟 北往

30多年前,我嫁到山东一个偏僻的小村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乡居生活。我住的村庄,东头有棵老槐树,夏天农闲时,就会有八九个村妇来到树下,一边乘凉,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。

她们议论的话题,总是从谁家的男人会种地挣钱,谁家的婆婆会照应孙子扯到男女关系上……我不太会闲扯,就搬了小板凳,坐在树下拿着一张《济宁日报》认真看。

当时,报纸和书籍在小村里很难见到。手里的这张《济宁日报》,还是一次我到村委会参加计生普查时发现的,说了很多好话向普查组长借来的。

我看报痴迷的样子,引得一旁的几个村妇撇着嘴嘲笑。在她们眼里,看报纸就是装懂和显摆。我不理会这些,在这个偏远的村庄里,这份报纸是我唯一了解外界的窗口,它像光一样吸引我,令我无限憧憬……

我被几个村妇说中了,没过多久,男人找茬打了我,因为我偷偷跑到十几里外的邮局,自作主张订了一份《济宁日报》和几本杂志,辛苦大半年换的钱,一多半让我跑了趟邮局花完了。想想半年的收获,用在家里就是几个月的零花,被自己独占了,何况男人眼里有着不看不行的表情!

想着有报纸和书籍可读,我擦擦泪,欢快地在秋风中挥舞镰刀收割大豆。

多少时候,我手里拿着报纸,独自坐在田埂上仰望天空,天边有一朵火红鲜艳的云,轻巧而美丽令我无法形容,久久看个不够,就止不住怦怦心跳。我开始想象天边那云是什么?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。

这样的想象,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模糊的悸动。在这片我亲手营建的田园里,我曾经无怨无悔地劳作,清脆的麦茎和嫩叶上,挂满了我辛苦如酸涩的汗珠,而那天边美丽的云朵,给了我妙不可言的激动不安,就像一种无法言语的渴盼,牵动我的心。

在多少希望与渴盼中,在多少扑朔迷离的睡梦里,我无数次地想象能有一次机会,在报刊上发表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文字和语言。就这样,带着渴望和梦想,我开始创作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通讯和一些散文、小说类的文学作品。

许多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,我带着两脚泥巴,带着我的文稿离开一畦又一畦的田野,走在通往邮局、通往报社的路上。

忘不了的是,在一个明媚的春日,我拿着一摞厚厚的文稿,第一次走出村庄,高兴得像个孩子,眼里充满真诚与渴望,极纯粹地踏上了进城的班车,到济宁日报社送稿子。

当接待我的编辑老师知道我的姓名和来意时,他递给我一张报纸,告诉我近期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我写的文学作品。过了3年多的稿子,终于发表在报纸上!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。

那天,我恍恍惚惚离开报社,思绪万千坐上回家的班车,直到我的双颊鼓胀,奶水滴答滴答地顺着衣襟往下流,我才发现班车坏在半路上好久了。本该中午到家的班车,天很黑了才修好。男人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,焦

急地等在村口。看到下车的我,他一把揽住,紧紧地抱着我的手往家走,我的心里顿时暖意融融。

第二天,心情美丽的我早早起来,准备给男人做一顿他喜欢吃的早饭。推开门,我呆住了,扔了一地的书和报纸,像招魂的幡帜被风刮得满院子打转,呼呼啦啦地响……

我抱着女儿,欲哭无泪地坐在院子里,心情茫然地看着男人收拾地上的书和报纸……

村里人知道我写的稿子发表在报纸上,看我的眼光也变了,就连我家男人的态度也有很大改变。我看报、读书、写作时,他不再阻止,而是主动把我怀里的孩子接过去,主动做些家务活。

转眼到了仲夏。一天下午,突然狂风大作,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我去关被风吹开的大门,一个中年男子在狂风中推着自行车,踉跄地奔过来,准备在我家楼下避雨。

我把他请进家里,他自我介绍姓陈,在市里工作,这次独自骑车下乡调研,赶上了这种天气。他让我称呼他陈同志,他面带惊奇地发现,我家有很多报纸和书,尤其是看到我在《济宁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。

他一边感叹,一边开心地和我聊报刊和文学的话题。雨停了,陈同志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,还鼓励我说:“是人才就会有武之地。”嘱咐我到镇政府,找组织推荐我到市里文化部门工作,市里正缺文化人才。

从那以后,备受激励的我一边给镇里写新闻稿,一边拿着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的作品,三天两头去镇政府,求政府把我的个人资料推荐到市里。就这样,几经周折,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,推荐工作的事仍然没有着落……

多少少眠的夜晚,我一边轻拍女儿入睡,一边读着《济宁日报》编辑老师们的来信。信里字字是指导,句句是鼓励,我知道还有这一切感动着我,激励着我,点燃着我,我更加努力了。无论严寒酷暑,那些亮闪闪洒落遍野的汗水和倔强的背影,笔耕劳碌着的,奔波着的那是我……

永志难忘的是那年的秋天,来不及回顾与张望那一片片硕果累累的田野,我匆匆告别劳碌的家园,参加济宁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。

那年的秋天给了我一个悠远、纯净、无痕无声的惊喜。

就是那年秋天10月的最末一天,我离开村庄,走向城市,走向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,向着光的方向奔赴。

在即将离开家、离开村庄的日子,我无比爱怜地抚摸着整理那些陪伴多年的报刊,抚摸第一次发表在《济宁日报》上的那篇文章,心头别有一番滋味。这样的舍弃和留恋,折磨得我心思恍惚,泪流满面。

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与村庄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时间在流转,转不去我对那段追光岁月的眷恋、热爱和感激。那张第一次刊登我作品的《济宁日报》,那些编辑老师们的信件,至今依然像光一样照耀着我,激励着我,温暖着我,那亮色与厚度,定格在我人生旅途上的每个瞬间,给我的生命以自信和力量。

“想在山间有亩田,种花种草种清闲”,多么美好的意境,我从小就有个田园梦。微风拂来,在小院里的竹林下,坐在一把摇椅上读书看报,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。

最初见到《济宁日报》,大概是小学五年级。那时候,二姨家开砖厂。二姨父又在大队里,我常在砖厂办公室里看见《济宁日报》。我喜欢读书,但那时的课外书少之又少,对我来说,无非就是邻居家哥哥手里的几本缺页少图的小人书,我们叫作画本。

砖厂办公室里的《济宁日报》,无疑是我小时候读的最好的“课外书”了。每次都是迫不及待地找到《济宁日报》,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在桌子上,恐怕弄脏了。然后学着大人的样子,端坐在桌前,仔仔细细地读着。

遇到不认识的字,就把它抄在本子上,等回到家找出《新华字典》,查到这个字标上拼音,牢牢地记在脑海里。这样,既读了报纸,又学到了新的汉字。每当看到新闻版,特别是“记者”两个字的时候,就格外地激动,长大了我也要当记者。

砖厂办公室里的大爷不识字,就让我给他读报纸。我欣然应允,虽然读得磕磕巴巴,大爷依然听得津津有味,还连连点头说读得不孬。每次读完,都会得到奖赏,他的大手一挥,“把报纸带回家吧,送给你了!”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蹦蹦跳跳地跑回家。

那时的情景,仿佛就在昨天,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后来,上了初中,在教室里的报架上,也能见到总被放在第一排的《济宁日报》。对我来说,她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。

我总是拿起《济宁日报》,给我的同学说:“她是我的老朋友,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读。”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每次读完上面的文章,我总是把她整整齐齐挂在报架上,心里也悄悄种下了一颗愿望的小种子:我什么时候能在《济宁日报》上发表文章啊?

我初中时的愿望,实现于2012年1月20日,散文《河边小道》在当天的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“太白”版块发表。那时我已经离开家乡泗水,在青岛打拼,收到报社寄来的报纸,欣喜若狂,看了一遍又一遍,随后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。下班回家后,时不时拿出来看看,把它视作珍宝。

这份报纸,我一直珍藏着,常拿出来,抚摸岁月的痕迹。闻着淡淡的墨香,与书报为伴的日子,是多么的幸福。一杯绿茶,袅袅之香飘荡在书房的角角落落。那一年,散文《行走在春天里》《秋之韵》相继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。

我从小喜欢写作,上初中时写过一篇迎接香港回归的征文,获得学校一等奖。期间的好几年,工作与生活的一些牵牵绊绊,渐渐搁置了这梦想,是《文化周末》上发表的这些文章,让我重新燃起了写作的热望。后来的几年里,多次向《文化周末》投稿,写家乡的人和事,写济宁人在外地的奋斗与寻常生活。

我常通过《文化周末》网络平台和邮箱与家乡保持着联系,身在青岛也关注着《济宁日报》,对《济宁日报》情有独钟。特别是每到周末,都能收到成岳主编微信发来的精美链接,先睹为快,美美地分享精神大餐,感谢成岳主编和各位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。

这些年,我先后加入了济宁市散文学会、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、山东省散文学会、济宁市作家协会、青岛市市北区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学会。今年4月,我被评为2022年度山东省散文学会优秀会员……我感恩与《济宁日报》的相遇。

我和《济宁日报》一路走来,感谢《济宁日报》给予我的精神力量和文学力量,我会更加努力,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。



40年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时间就像沙漏里的沙子,总在不经意间溜走。在来济宁的这些年里,有位朋友就像久违的故人,陪伴在我的精神世界里,她就是《济宁日报》。

想起七八年前刚来济宁时,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,这种陌生带来的是好奇心——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过去,它现在真实的样子,它将如何发展。

一个偶然散步的机会,我在一家商店的冰柜上看到一沓摆放整齐的《济宁日报》,眼前一亮,上前翻阅起来。只见版次内容非常丰富,涉及要闻、文体、各地新闻等,尤其是副刊版让人心头一暖,当即买下一份,走在路上看了起来。

就这样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相识,它告诉我关于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的一切,让我对这个城市历史文化了解不断加深,让我知道这个城市每天前进的脚步。

《济宁日报》一直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,小到家长里短、生活健康、邻里家事,大到政府的决策方针、预期规划,你想看的,你想知道的,这里都有。一个个辛勤的记者在编织一张信息的网,构建着城市的人文气息和精神风貌。有困难,找《济宁日报》,通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《济宁日报》的通讯有血肉,消息有内容,典型有精神。副刊仿佛持握如椽之笔的巨手,画出江山万里红,诗卷长留天地间。看着看着,我心底涌起了他乡遇故知的惊喜,大有相知相依的温馨,相见恨晚的遗憾。我陶醉于心灵的共鸣,如痴如醉地读着,直到黄昏时分。

因为我对文学的挚爱,最喜欢看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那一篇篇美文,全方位覆盖了人间烟火的墨色生香。无论市井故事,还是游记美食,抑或亲情爱情的抒发,都展示着济宁文学以及她所包容各地文学艺术的流光岁月,散发着精神的光芒。更让我激动和自豪的是,《济宁日报》也曾发表了不少我喃喃自语的心情文字,带给我无数的激励,让我热血沸腾,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,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,让一个文学游子找到了家。

习惯了《济宁日报》的文字和版式,像习惯了家的气息。披着霞光回家,打开油墨芬芳的纸张,打开每一份或厚或薄的日子,风起云涌;合上报纸,现世安稳,遍地清凉,仿佛合上一天的纷扰尘缘——看《济宁日报》,让我憧憬诗和远方。

我相信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的缘分,还有更多的相依相守,不因时光流逝而冲淡。此刻,我仿佛听到了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的脚步声渐行渐近,感受到了一份喜庆的来临。

40年的成长造就了《济宁日报》今天的辉煌,她已经成了济宁的一个亮丽品牌,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记录着读者的喜乐与酸甜。读者会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,这是个很好的总结,也是全新的起点。

《济宁日报》,今生我将沉醉于你的墨香。

# 我沉醉于你的墨香

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搬经镇碧水新城 晓宇

# 感恩,遇见《济宁日报》

济宁市微山县实验中学 孔令娥

在人的成长过程中,有些机缘巧合,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加速器,鼓舞着前行,以致终生感激难忘。

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的缘分要追溯到1998年的7月,我因为参加微山县“十佳师德标兵”的评选,上报了一份个人事迹材料。没想到,这份材料感动了微山县妇联的杨主任。杨主任随即写了一篇《十佳师德标兵——孔令娥》的文章,在《济宁日报》的《教坛春秋》栏目上发表了。

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《济宁日报》的影响这么大,许多人读了这篇报道,知道了我的名字,就连我小学、中学及师范的老师同学也纷纷电话、捎话或写信祝贺与夸赞我。

当时我才30出头,写我的报道就上了市级党报,真是有点惴惴不安,也更让我备受鼓舞和感动。从此,我决心以更多的奉献来回馈这关爱与鼓励。

有一天,我正在教室里上课,学校办公室的李主任来通知我赶快去校长室。他说:“济宁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来学校了,要专题采访你,校长让赶快过去做准备。”

我既兴奋又紧张,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电视台怎么会报道我呢?我是学校既年轻又普通的教师,怎么会有这样的资格?

到校长室一问才明白,是电视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董姓女记者,在《济宁日报》上读到了一篇写我的文章,很受感动。于是向台长申请,来微山采访,我也因此上了济宁市电视台教师节“模范教师事迹报道”专题。

电视一报道,周围的人和同学朋友都纷纷夸奖,但我心里最清楚自己的分量,我与其他优秀、年长的教师相比,差距太大了。

为此,我更加刻苦努力工作,假期带着吃奶的孩子和

看孩子的婆婆,赶到曲阜师范大学参加本科函授学习;积极承担学校的工作,连续5年主动要求带初三毕业班。在全县中考质量分析中,我校的成绩也是5次位居全县第一,我也因此被评为济宁市十佳师德标兵、济宁市骨干教师。

《济宁日报》是我的导师,我成长的催化剂和加速器,我感恩于她。在工作之余,我每天读《济宁日报》,了解济宁的发展成就。特别爱读的是《文化周末》的文章,因为那是我们身边的作者写身边人的生活感悟及喜怒哀乐,读了让人倍感亲切与温暖,也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。

《济宁日报》的文章时时刻刻感动、感染着我,也激发了浓厚的读写兴趣。我开始写一些个人感悟类的文章,偶尔在《济宁日报》或其他报刊发表。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,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与快乐。

因为阅读与写作,2011年由微山县作协副主席种衍洋介绍,我当了《微山湖》杂志的编辑、编委;2014年,又成为济宁市作家协会的会员。所以说,《济宁日报》是我的恩人,我的指路明灯。

前几年,我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,退居学校教辅后勤岗位工作,主动向校长申请当了学校的报纸收发员。每天我都满怀怀着敬畏之心,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杂志,分发给校领导和老师,然后就坐下来专心致志地读《济宁日报》和其他报刊,摘抄好词好句。这是我每天最惬意、最享受的工作与生活。

现在,正是一年一度报刊征订的时节。我们学校每年订阅10份《济宁日报》,上周我就去县新华书店征订完成了。爱永远在行动中。

当感恩遍及生活,人生的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涌来。

# 我的老朋友《济宁日报》

山东省青岛市华轩商贸有限公司 徐明金